

政治与构想

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

(扩充版)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SHELDON S. WOLIN

[美] 谢尔登·S. 沃林 著

辛亨复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政治与构想

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

(扩充版)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SHELDON S. WOLIN

[美] 谢尔登·S. 沃林 著

辛亨复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扩充版/
(美)沃林(Wolin, S.S.)著;辛亨复译. —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Expanded
E)

ISBN 978 - 7 - 208 - 08525 - 1

I. 政… II. ①沃…②辛… III. 政治哲学-研究-西方
国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370 号

责任编辑:张笑天 韩梅梅

封面装帧:王小阳

政治与构想

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

(扩充版)

[美]谢尔登·S.沃林 著

辛亨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48.25 插页 4 字数 707,000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525 - 1/D · 1544

定价 78.00 元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Expanded Edition)

by Sheldon S. Wolin

Copyright © 1960, 200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东方编译所译丛·政治科学

- 政治与构想 [美]谢尔登·S.沃林 著 辛亨复 译
——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扩充版) 78.00元
- 民主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29.00元
- 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美]阿伦·李帕特 著 谢岳 译
24.00元
- 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 [美]迈克尔·约翰斯顿 著 袁建华 译
33.00元
- 国家的艺术 [英]克里斯托弗·胡德 著 彭勃 等译
27.00元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美]塞缪尔·P.亨廷顿 著 王冠华 等译
42.00元
- 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 [美]贾恩弗朗哥·波齐 著 陈尧 译
24.00元
-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公元990—1992年) 30.00元
- 国家与社会革命 [美]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等译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38.00元
- 集体暴力的政治 [美]查尔斯·蒂利 著 谢岳 译
24.00元
- 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 [丹麦]奥勒·诺格德 著
孙友晋 等译 28.00元
- 政治社会学导论(第四版) [美]安东尼·奥罗姆 著
张华青 等译 30.00元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 主编
任晓 等译 42.00元
-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六版) [美]W.菲利普斯·夏夫利 著
新知 译 22.00元
- 参与和民主理论 [美]卡罗尔·佩特曼 著 陈尧 译
18.00元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54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 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15%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请先致电联系)可免邮寄费。

欲了解更多相关书目,请浏览上海人民出版社网址:www.spiph.com.cn。

献给

埃米莉·珀维斯·沃林

扩充版前言

还有时间去犹豫一百遍，
加上一百遍的幻想和重来。

——T. S. 艾略特¹

自《政治与构想》问世以来，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这使得当前这部分内容同原先部分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毫不出人意外，在此相隔的数十年间，公众事件和我自己的经历已大大影响了我对于政治和政治理论的看法。因此，新材料的补充仅限于第二部分，而原先的章节则保持不变。这决不可被视为对许多已增加的有关我们所论述的话题知识的优秀历史研究成果不屑一顾。

对原版本的改动仅限于纠正印刷错误。我没有改动一些现在已显得陈旧过时的惯用法，例如“人”，仍作为一般表示人类的一个综合性术语。这些困惑可用于提醒人们，公众的理解已有了多大的改变，并让读者注意到作者自己在理解和政治信仰上的演进。这些或许可被总结为从自由主义到民主主义的变化历程。第一版的副标题很好地概括了四十年前的状况，即政治和理论的特征为“延续”与“创新”所确立。除了集中论述现代公司的第十章之外，此前各章均着重解释过去，而不是分析现在。新写的各章并非拒绝承认那些解释，只是试图通过结合当代的政治世界使之发挥作用。将扩充版同原始版连接的基本信念是，一旦我们选择加入我们自己时代的政治，对于过往理论的批判性认识，能够大大有助于形成我们的思想和陶冶我们的感情。

因此，这不能算是一种修改，而是对大相径庭的多种政治形式的展

望,以及对原先讨论过的那些政治形式的理论化说明。并且,这还是将我对政治理论史的研究和教学之所得来影响当代政治的一个尝试。熟悉政治理论在历史上曾采取过的各种形式决非不利条件,很可能对识别关于政治范畴和政治截然不同的新近及当代观念——当它们出现时——有所帮助。

回首以往,《政治与构想》问世于同盟国战胜一个极权主义政体和另一个极权主义政体的崩溃之间。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充满决战年代的若干结局之一。但它给广泛调动资源的胜利者,以及那些被辩解为“战争努力”所必需的系统化加强国内控制的胜利者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十分明显。构成新章节基本主题思想的一个问题是:有无可能让自由主义民主制开展一场“全面战争”,同时保持半动员状态近半个世纪,面对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度集中的力量体系,而其自身却不曾因此而经历深刻的变化,甚至一次政体的变革?

我相信,同极权主义政体斗争的经历,已比观察家们所了解的更深地渗透到美国政治精英的实践和价值观之中,这种影响,在今天除了进一步得到加强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改变。同样,民众也起了变化,从公民变为偶尔的投票人。我没有声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极权主义政体”,而是以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理想类型,用来识别某些朝着总体化力量发展的趋势——我将这些全部归结于“颠倒的极权主义”的概念之下——这些趋势业已在一个崭新的但仍属于试验性的政体即超级大国中达到高潮。²

我并非断言超级大国已由于毫不掩饰的美利坚帝国的出现而尽其极致,即任何更甚于纳粹德国的、一个完全实现的极权主义的说法。两例中所用术语“极权主义”和“超级大国”分别表示两者否定各自所取代的政体——德国的魏玛议会制度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理想的强烈愿望。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一种理想类型“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以历史的重要方式出现,而且已经出现”³。

我创造“颠倒的极权主义”这一用语,是为了强调两种截然不同但未必互相对立的趋势的特殊结合。在战后美国以及许多西欧国家,政府控制、处罚、调查、指挥和影响公民的权力得到增强,但与此同时,一些反对严格管制的自由民主的变革也不断涌现,例如反对基于人种、性别、种族地位或性取向的歧视的多项措施。不过,如果说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

都有助于授权的话,它们同时可能促成分裂和打击反对派,使之难以形成有效的多数,然后易于分而治之。

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超级大国也许可被定义为一个拒绝接受任何外来限制的扩张的力量体系,除非它自己选择要有所节制。这个体系将“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威,即合法权力,同现代科技与企业资本的组合所代表的力量融为一体。这些实际存在的力量提供给超级大国的特别要素就是一种动力(源自希腊语 *dynameis*,意为力),即一个驱动力量。它们是累积的,不断演进为新的形式并能够自动再生。其结果是显著改变“祖国”乃至远近各国的社会生活。

作为对这一特点的确证,历史学家们通常都把这些力量的历史描述为科学、技术或经济“革命”的一个结果。这些力量还在进行战争、控制人口和改善公民生活等方面为政府提供多种前所未有的手段。虽然它们如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但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组织和系统地维系这些力量的方法才得以完善。其结果是形成实际上任意产生力量并迅速使之延伸到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一种特别的能力。于是,它们同政治革命之间呈现出富有启发的对比。现代的政治革命已不再代表累积的力量,而已倾向于代表不满与消极性的堆积。

在所有构成超级大国的要素中,国家可独自宣称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由此拥有权威或合法权力。国家独自就能依靠其顺从的公民。在现代,普选是国家获取权威的政治手段,用以制定法律和规则,以及处罚、征召、课税等,始终确信其公民将毫不犹豫地服从。维护国家和公民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正式关系,从而使民主的存在多少能够令人置信,已成为非政治性事实权力和构成超级大国的合法政治权威之间合作关系合法化的关键。超级大国下各种力量的合作,在驱动那些力量向总体性发展的强烈愿望和由宪法的限制及民主的责任感与参与所代表的被约束的权威的理想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

同超级大国的重要性相一致,我专门用新的章节来阐述不同的大规模的力量组成,这些力量组成先由马克思、尼采和韦伯确定,然后在20及21世纪的总体化制度中得以实现。我将要表明,在旧千年结束和新千年开始之际,在表现为从现代力量到后现代力量过渡的力量演进过程中,发生过一次“突变”。

20世纪也许应当以现代力量的高潮作为其特征,世界上居支配地位

的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然后又耗尽了霍布斯关于大规模力量的构想。其体现是行政管理或官僚政治的国家,其工具是政府监管。无论以善良的福利国家(美国的新政、英国的战后工党政府)为代表,或以专制独裁国家(佛朗哥的西班牙、维希政府的法国、庇隆的阿根廷)为代表,还是以极权主义的政体(分属墨索里尼、斯大林和希特勒)为代表,国家主要通过扩大其规模以及政府和党派官僚的活动范围来行使政治权力。始于19世纪后期的经济力量主要受商业公司(托拉斯、垄断企业、卡特尔)操纵,这些公司本身就已高度官僚机构化。由于对国家机构一味阿谀奉承——加上腐败,公司很容易继续生存,或逃避对其活动及结构加强政府监管的零星尝试。新政时代(1933—1941年)见证了对股份公司和金融市场加强政府监管的认真尝试:有人辩解说,“大企业”证明“大政府”的正当。在此期间,政府和经济结构同时在试图集中权力。如果政府和官僚机构在一个州议会大厦有它们的“席位”,那么股份公司就有它们的“总部”。在上述两例中,权力都被认为从“中心”流向从属单位。

以超级大国为新兴代表的后现代力量,标志着把臃肿的官僚机构替换成“更轻巧”结构的协力尝试。后者的长处在于,它们是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所设计,无论那些环境是商业市场,或是党派政治,还是军事行动。在克林顿白宫中的所谓战争办公室和“快速反应部队”的军事信条之间,有着简明而多少带点戏剧性的相似。如同军方准备好将精锐部队迅速部署到全球任何“纠纷地区”一样,克林顿的顶级战略家们会赶紧对媒体或反对党的任何指控发起反击。在上一世纪,人们常用“巨兽”或“海中怪兽”的绰号来称呼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政体,但现在,那些名称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不仅是由于那些独裁政权已销声匿迹,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权力模式已陈旧不堪。政府官僚机构被鼓励要变得“更苗条”,以给从属单位更多的实权,使其服务和功能“私有化”,并尽可能凭藉行政命令而非古老且耗时又不可预测的立法程序进行统治。

与此同时,大公司从当今迅速的传播手段中获益良多,对变化无常的金融市场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即刻作出反应,并取消或重组下属单位,缩编劳动大军,与供应商重新谈判合同,突然解雇不起作用的经理人员,后者据说正急于同他们的家人共度更多时光。作为这些更新发展的结果,事实上的职权已使超级大国得以保持其中心权力,但通过授权和缩减以扩大其势力范围,从而提高效率并取得更大的灵活性。

后现代力量,即超级大国,一直避免走“帝国”和“征服”的老路,只要这些路径意味着一种入侵其他社会的战略,而其目的是为了同化它们,永久接管并承担被征服领土日常事务的责任。与宗主地位(源自拉丁语 *dominatio*,意即控制,不承担责任的权力,专制君主统治)的“指挥政体”不同,超级大国被更好地理解为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力量的优势,这些术语都间接地表明一种有生气的、不断变化的特性,最重要的,是一种力量经济,一个摊派资源的理性结构。超级大国依靠利用既存制度的能力,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引进或强制推行新的制度,一到适当时候就弃之而“继续前进”。

超级大国的兴起和欧洲国家衰落的力量,在我看来似乎能保证给予美国政治的兴衰以更多的关注。美国不单单被颂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强国”,而且还十分荒谬地被赞扬为成功的民主体制的最佳典范。因此,我对超级大国和帝国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可与民主政体和谐共存的思想批判性地进行了研究。

我未曾试图对近年来激增的新理论化模式进行全面叙述。新章节集中讨论的是作为反映过去一百五十年政治事实的力量,以及一些重要理论家如何对其作出反应、贡献创见或回避讨论的种种方式。

于是,有关马克思和尼采的章节就分别论述经济和文化力量。我选择马克思来说明与作为一种人格化、总体化制度的“经济”的理论交战。在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时,马克思所预期的一种资本主义竟如此强大,以致同他的构想相反,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作为一位现代理论家仍应被记住,他在构筑无产阶级的过程中,试图唤醒休眠的关于政治上活跃的人民群众的理想。尼采则结合了对两个截然对立面即极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预期,可以说是他发明出关于作为政治的文化的理论。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无论是苏维埃的还是中国类型的,原先都遵循对于革命的现代理解,即一场支持贫弱的被剥削阶级反对占优势的“统治阶级”的运动。纳粹极权主义所代表的,恰恰同现代的革命观念相反,如同尼采,它支持强者,并旨在打击弱者——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同性恋者、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工会会员、病人、畸形者以及精神病患者。

原先,反对极权主义的历史任务落在自由主义的肩上。自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还起着资本主义政治良心的作用,力图

控制其过度行为并救助其受害者。在冷战和反共产主义运动期间(1945—1988年),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势头逐渐减弱。⁴21世纪的开端发现自由主义政治在中间路线的海上漂流,其政治家们宣称自己“财政上保守,社会上自由”,其理论家们则编造出更美好的权利概念并说明“民主的审议”是如何比得上一次研究生哲学专题讨论会。民主的现状,是由自由主义政治的显著式微及其与民主理想联系的脆弱所造成的。

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在20世纪两部公认的经典著作中得到追溯: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3年)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我的分析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些理论业已减少的政治实质;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正在出现的分歧,这为波普尔和罗尔斯对权力共享和积极公民等民主理想的相对不重视所表明;他们未能抓住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一个力量体系而且还具有总体化趋势这一政治含义。在关于波普尔和罗尔斯的讨论之间,我插入了对约翰·杜威的描述,作为波普尔关于科学技术的非政治作用观念和罗尔斯对政治的狭隘论述的一种对比。

合起来考虑,这三位作家概括了现代力量的各种可能性。波普尔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潜在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因其同时又被纳粹政权所利用而困惑,他觉得自己的想法也许还不够成熟。罗尔斯可以说已完成,也许已详尽无遗地论述了关于权力的自由主义观念。在他的理论中唯一经详细研究的权力形式,是授予中央政府各部门并主要通过立法和行政机构行使的合法权力。由于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及社会后果所困惑,偶然而沮丧,他以某些道德原则作答,以改善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与此同时,他依赖一个立宪构架及其通过法院权威性的阐述来控制权力的行使。现代力量的原动力逃过了他的分析。相比之下,对于约翰·杜威来说,科学、技术和资本日益增长的系统化提出了使民主而不是资本成为一体化力量的巨大挑战。

在后现代社会,权力的强制性——其传统的暴力威胁——被抽象的、非物理的力量所掩盖。后现代力量包括信息的产生、控制、收集和储存及其实际上瞬间的传送。通讯则意味着非个性化关系广泛而紧密整合的扩展,没有集中控制存在但有其空前发展可能性的互联网。⁵“世界布线”仅仅是后现代“全球化”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另一领域的表述语“外交事务”——理论上属于国家管辖范围⁶——现在是同商业公司公开的合伙关

系。⁷然而后现代状况包含一种关于权力的悖论。随着中心化力量的可能性的增加,中央集权最为众所周知的国家不再拥有其最突出的名声。国家在“特定领土内合法使用武力”和“使用暴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韦伯语)方面的传统垄断地位,正在不断受到其对立面即非中心化“恐怖主义”的挑战。

在后现代国家,财富和权力正迅速集中于很小的顶级阶层和相对少数的“高级社会”,同时,随着社会内及国家间巨富与赤贫差距的不断扩大,由此而造成的力量集中正在为一个与之形成对比的现象所陪伴: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分散。相对于每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而言,总有无数小型中间商和创始企业存在。当一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夸耀从多元到单一(*e pluribus unum*)之际,着实有大批的群体——男女平等主义者、多种文化主义者、种族地位辩护者、环境保护论者——正宣告从单一到多元(*e uno plures*)。后现代力量同时在集中和解。

这些新的事态发展显然是对本书第一版政治概念的挑战。不仅国家或政治需要重新概念化,而且大量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因资本的全球化和公司的支配作用正在受到质疑。这些观念中相当重要的是公民的作用和民主的前景。

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当前的这项工作,能够鼓励年轻一代的政治理论家们承担起重新解释政治范畴和振兴民主政治的永久性任务。

这个新的扩充版,要大大归功于我的朋友阿诺·J.梅耶和我的编辑伊恩·马尔科姆的批评。

注 释

1.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0), p. 4.

2. 关于“理想类型”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最密切相关。他描述其价值为允许我们“去确定历史现象与理论构建类型之间的近似程度”。后者在充分发挥一种类型“理性一致”的特定感觉方面十分“理想”。理想类型虽从未完全成为现实,但能够“以历史的重要方式”达到近似。“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and trans.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323, 324.

3. Ibid., pp. 323—324, 原文含着重号。

4. 参见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Oxford: Polity Press, 2001) 中的分析。Callinicos 认为全球化主要为美国人要增强美国政治实力的野心所驱

动。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 *Social Democracy in Neoliberal Times: The Left and Economic Policy since 1980*, ed. Andrew Gly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在撰写本书时,以前一项要求美国国会扩大联邦政府权限,以加强监控互联网及所有电子邮件联系的议案暂时被搁置一边。“Proposal Offers Surveillance Rules for the Internet,”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00, sec. A, p. 1,以及 Anthony Lewis, “A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for Britain,”同上, July 22, 2000, sec. A, p. 27。

6. 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垄断外交事务原则的例外,正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哈得孙湾公司的例子所证明的。

7. 这已成为乔治·W. 布什政府的标志,在继先发制人的 2003 年反萨达姆·侯赛因战争之后,大公司在美国重建伊拉克计划的作用中得到充分体现。

前 言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对一些延续和变化中的政治哲学问题进行叙述和分析。在今天的知识界,普遍存在着对于传统形式的政治哲学的明显敌意,甚至轻蔑。我希望这部著作,如果无法中止那些人急于抛弃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剩余部分,也许至少能够阐明什么才是我们理应丢弃的。

虽然本书所采用的论述方式是历史的,但是我的本意并非想提供关于政治思想的一部全面而详尽的历史。总的看来,选择历史方式,是因为我相信该方式是理解政治哲学重要问题的最好方法,以及由于它作为一项知识事业的特性。我的另一个信念是,一种历史的透视法在暴露我们目前困境的本质方面,比任何别的方法更为有效;如果它不是政治智慧的源泉,至少也是其先决条件。读者很快将发现,许多通常包含在标准历史书中的题目和著作家都被省略了,并且在其他问题上我显著背离了现在流行的解释。在有大量省略的地方,如在处理大部分中世纪政治思想时,不应被推断为与我意见相左的证明,而是一项主要作为解释性工作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结果。

我欠下许多知识债务,并十分乐意就此表示感谢。我欠奥伯林学院的约翰·D.刘易斯和弗雷德里克·B.阿茨两位教授的,可能永远无法还清。从我大学时代起一直到现在,他们俩联合扮演着教师、学者和朋友的角色,并鼓励我着手进行同样的工作。我还想对下列人士深致谢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托马斯·詹金和哈佛大学的路易斯·哈茨两位教授,他们通读了原稿全文,并提出不少改进意见;我的同事诺曼·雅各布森教授,我和他讨论了本书的一些问题,他一直是知识激励取之不尽的源泉;罗伯特·J.普兰杰先生,他不仅为我承担了追踪无数引文出处的单

■ 政治与构想

调任务,而且还批评了原先最后一章中关于某些理念的表述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我的另一位同事约翰·沙尔教授,他的独特情趣和智慧对这项工作可能具有的价值贡献良多。

我也十分感激几位打字员所表现出来的技能、合作和耐心:吉恩·吉尔平、西尔维娅·迪格诺、休·K.扬、特别是弗朗辛·巴尔班。我要向《美国政治学评论》的主编表达我的谢意,是他准许将我的两篇文章在形式上稍作改变后进行复制,它们是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基础。这项研究的主要部分之所以成为可能,多亏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其慷慨的财政支持,使我能够从正常的教学任务中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

谢尔登·S.沃林

1960年于伯克利

目 录

扩充版前言 / I

前言 / IX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政治哲学和哲学 /3

一、作为一种探索形式的政治哲学 /3

二、形式和实质 /5

三、政治思想和政治机构 /7

四、政治哲学和政治范畴 /9

五、政治哲学的词汇 /12

六、构想和政治想象 /17

七、政治概念和政治现象 /20

八、论述的传统 /21

九、传统与创新 /23

第二章 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政治 /30

一、政治哲学的创立 /30

二、哲学与社会 /35

三、政治与知识系统论 /40

四、寻求无私工具 /50

五、权力问题 /54